



我长大了

上海金洲小学 三(7)中队 程鑫怡

我是一个胆小怕黑的女孩,每天晚上都要躺在妈妈的怀中,才能安心入睡。有一天,爸爸对我说:“闺女,你已经长大了,该一个人睡觉了。如果有一天,我和妈妈都不在家,你该怎么办?”我不服气地撅起小嘴说:“哼!妈妈会一直陪我的。”

有一天放学,来接我的是姑父。他一边接过书包,一边对我说:“安安,你爸爸和妈妈今天有急事,回老家了,三天后回来。”我无可奈何地低下头说:“喔!”

准时在八点写完作业,洗完澡,舒舒服服地躺在我的公主床上。阿姨像妈妈一样拿起书架上的故事书给我讲故事。听着……听着……我的眼睛没力气地合上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,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,心想:“原来一个人睡觉也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
第二天晚上,阿姨给我讲完一个故事后,我对阿姨说:“阿姨,你辛苦一天了,你早点下楼睡觉吧,我一个人可以的。”阿姨下楼后,我蜷缩在被窝里,只有一丝丝夜灯的光照进被窝,我抱着我的洋娃娃,就像平时妈妈抱着我一样。拍着……拍着……我的眼睛又慢慢地闭上了。

第三个晚上,换我给洋娃娃讲故事了。我给洋娃娃讲了纯真的《小王子》和幸福的《白雪公主》。讲着……讲着……我又睡着了。

第四天,妈妈如约来学校接我放学,还带了我最爱吃的豆腐干。我津津有味地坐在汽车后排吃着豆腐干,妈妈一边开车,一边夸我:“安安长大了,能独自完成家庭作业了,还能独自一个人睡觉了,真棒!”此时,我觉得今天的豆腐干是最好吃的豆腐干。

我的哥哥是个爱哭鬼

大宁国际小学 四(9)中队 陈苏尔

提起爱哭鬼,我身边就有一个。这不就是说的我哥哥吗?

从小,哥哥就不喜欢去幼儿园。每次送到幼儿园门口,他都会流着眼泪喊:“妈妈,我不要去幼儿园!”听妈妈说,这种情况居然一直持续到大班!

有一次,妈妈送他去上英语班,哥哥怎么也不愿意去。妈妈只好一路把他拖到补习班门口,可是他居然在门口大哭了起来,一颗颗眼泪像珍珠一样流下脸颊。他紧紧抓着妈妈的手可怜巴巴地哀求:“不要去嘛,我真的不想去!”

你以为他长大了就不哭吗?那你就错啦!

我哥哥经常为了“不好吃”的晚饭而哭,因为他是个天生的美食家,鼻子一闻,就已经知道饭菜好不好吃。

记得一天晚上,他放学回

来开开心心地坐到饭桌前,可等他用鼻子把所有的菜都闻了又闻之后,筷子一放,皱着眉撅着嘴说:“不好吃!不如吃披萨。”

妈妈说:“你尝尝再说呀!”

哥哥还是不高兴,嘟囔着说:“又不好吃,我为什么要尝?”

妈妈也生气了,说了他几句。谁知,哥哥的眼泪就像金豆一样滴到眼镜上、桌子上。

真不知道为什么哥哥这么爱哭!我曾经疑惑地问过妈妈,因为我们家其他人都不这样!你知道妈妈怎么回答的吗?哈哈,原来,妈妈自己小时候也是个爱哭鬼,甚至,已经70多岁的外公也是,看个电视就会一直跟着剧情掉眼泪呢!

啧啧,幸好这情感太丰富的基因没有遗传给我。

真正的朋友

金山区海棠小学 四(3)中队 黄之恺
指导老师:李艳

朋友是什么?是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,让他们品尝美味佳肴?还是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?

这是我们对朋友的理解,我们把这些理解应用在了海洋动物的身上。有很多人为了吃到鲜美的鱼肉或者只是为了得到那一片鱼翅,就用毒液或者爆炸等方式捕杀它们,残忍地结束它们的生命。因为我们是朋友,所以我们将它们圈在一个“安全”的地方,每天给它们喂食,一天天地将它们养胖,给了它们“优哉游哉”的日子,再向全世界呼吁保护海洋动物……我们是朋友,我们爱它们。

然而,我们的理解真的合理吗?海洋动物的想法也跟我們一样吗?我们的确给了它们在海洋里得不到的待遇,它们不可能就这样轻易得到食物,还要面临海洋里的各种危机,正因为如此,就硬是把它们关进了“安逸的监狱”。那里面,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尽情畅游,更不能随意与同伴们嬉戏打闹,甚至为了让水族馆和海洋公园的游客们开心,就随意摆布它们,它们再也见不到海底美丽的珊瑚礁,只能天天望着人类的面孔。

人类已经被自己的自以为是冲昏了头脑,连朋友是什么都没有深深地理解。我们只是地球上渺小的物种,没有资格去控制任何族群。给它们自由,保护它们,禁止海洋动物表演,少量捕捉,现在还不晚,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。

